

# 亲情最浓过年时

刘瑛

随着辞年的鞭炮声响,内心不禁一颤:又老了一岁。耳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那渐渐淡去的、记忆中的年景画面,像幻灯片一样,不断涌进脑中,更叠递进,挥之不去。

“过年好!过年好!过年能够(放鞭炮)吃得饱;鸡鸭(鹅)鱼肉四大荤,粉丝粉皮豆腐干。”这是我们小时候自编的、最喜欢唱的一首民谣,也是对“过年”企盼心情的真实写照。我呢,不太喜欢鞭炮的刺耳声,往往把“放鞭炮”改成“吃得饱”来唱。

为了这个年三十,年前五六天,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了。先是刷灰,再挑个晴天洗门板。我家就住在鸟林街“丰溪第一泉”边。洗门板时真热闹,每家拿出两个盆子,脚盆不够拿脸盆;隔开一米多,并列放在门前街道边;到井里把水打上来,灌到两个盆子里。等水灌满了,就把一块一块门板卸下来,一人一头抬着搁到盆上面。然后妈妈拿个勺子到盆子里舀一勺子的水,挨顺序地泼到门板上;一勺一勺,直到门板全部浸湿;才拿起刷子,沿着门板的条纹,使劲地刷。小孩子是最喜欢玩水的,没有刷子,就把床底下的稻草拉两条出来,学着大点的人,扭来扭去,扭成一个小小的稻草结,在门板的边上(因为主要地方小孩子是不让沾边的,大人总嫌你碍事)擦来擦去,并不时地举着稻草结向左右前方的小孩子炫耀:我洗了一块,我洗了两块……

接着就要蒸碱糕、炒发豆(那时我爸爸每月33元工资要养一家九口人,还要供养四五个读书的,生活非常拮据,所以那些蒸糖糕、炒瓜子、炒花生、炒红薯片等就与我们无缘了,豆子还是我们到郊区田里去捡的,凡长虫的、不好的,挑出来洗干净煮起来吃掉,好点的晒干,留到过年炒发豆)然后搞内部卫生,锅碗瓢盆橱柜,什么都要洗;最后杀鹅(我妈是一个很爱过日子的人,当时粮食紧张,除鹅外,我妈还

年,是一幅喜庆画。

她,候的一声,纵身跃上竹杆子,燃起了呼呼啦啦的烟花炮竹,满脸电光,一首打油诗从口闪出:庭前万串响,飞红呈吉祥,万马齐奔腾,喜庆溢家乡;她,抬起吉祥之腿,踩上高跷,在屋檐廊柱上高高挂起大红灯笼,张开雪亮的眼睛,旋转酡红的头,奏起妙曼的歌;她,春风满面用喜庆的手粘贴红艳艳的春联:辞旧岁回头望丰收果里庆福喜,迎新春展未来稻花香中盼丰年;她,霸气地把齐刷刷的店面挤得满满当当。看,米婆爬上“山”,枣公占满间,龙虾成关公,喜糖勾新娘。

喜气洋洋过大年,春风拂拂迎新春。瞧,集市年糕飘香,炒锅花生飘香,桌上美酒飘香,帅锅中华飘香。小孩的气球扬起来,姑娘的裙袂飞起来,切米焦的声音响起来,迎新年的锁呐吹起来。一年一度新年到,年春连理好风光!

年蹦着,春跳着。

“年春并至,喜福双来”,全新的,圆圆的,三百六十五个祝福,三百六十五个的希望。年来了,在鸣笛嘹亮的欢笑声中来;在满园春风春色中来;在一串串、一挂挂的年味中来;夹着雪花,洒着细雨来;举着红梅,抬着年猪来;捧着红包,带着孝心来;扭着秧歌,舞着龙狮来。大街小巷人欢马叫,农村城市人声鼎沸。旧岁种下开心树,新年盛开吉祥花!

年是一群南来北去的雁。

有钱无钱回家过年。渡口、码头、车站、机场,移动的大军如洪流浩浩荡荡,势

挑了兔、羊这些食草禽畜来养,每天放学轮流去放养,同时要带个篮子拔一篮草回家留待晚上喂养)准备年夜饭。

我们小时候家规非常严格。有个客人来吃饭,烧上一两个好菜,没有妈妈的允许,是不能随便下筷子的。往往在吃饭前要问妈妈:今天什么菜不可以吃?到吃饭时,有的客人会问:干嘛不吃?我们就会撒谎说不喜欢吃这个菜。记得一次客人把肉往我碗里送,想到妈妈的交待,我本想直接拒绝,可是看到油淋淋的方块肉,“想吃”的欲望就像一条小虫,挠得我心里火烧火燎的难受,故没有直接拒绝,尽用眼睛瞄着妈妈,希望妈妈能破例点一下头,可妈妈根本不看我。我只好违心地说:我是不喜欢吃肉的,叔叔自己吃吧!嘴巴虽这样说,可眼泪情不自禁地往外溢,怕被发现,赶紧憋着,低头假装吃饭。但那种想吃又没得吃“蚂蚁噬心”的感觉,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
然而年三十就不一样了,大家围坐在一桌,等着妈妈最后一个脱下围裙坐上桌,爸爸一声“过年了”。大家七手八脚,争先恐后地端碗拿筷,瞄着那鸡鸭鱼肉,筷子、调羹齐上阵,这边还没有吞下,那边就往嘴里塞了,个个恨不得把所有的好菜都扫进自己的肚子里。妈妈很及时地提醒大家:今天是过大年,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,慢慢吃,不要慌,千万别噎着!我们嘴巴上应和着,可是手不听使唤,我迫不及待地端着一碗(那时还没有杯)妈妈亲手酿制的温温的甜米酒,喝上一大口,“一咕噜”吞下去,那甜甜的味道渗透齿缝,滑过咽喉,直进肠胃,顿时有种飘然欲仙的感觉……那时我常会想:小说中提到的,天堂中瑶池里的琼浆玉液,难道比这个更好喝吗?这个图好兆头的“甜甜蜜蜜”可真让我从身心上彻底感受到了。我从小就喜欢喝米酒,而且喝两大碗都不会脸红。所以,每次都要把小肚子灌得圆溜溜的,方肯罢

不可挡,淹没了神州大地,惊动着五湖四海。拖包,背包,提包,沉甸甸的。他们用汗水抚摸着一年的丰收,慰藉地携妻带子,得意地瞅着腰间鼓囊囊的钱包。他们归心似箭,日夜兼程,赶赴心灵的牧场,想到与故乡重逢,想到拥抱故里的亲人,想到亲一口家里的爱妻,心里绽开了一园牡丹花,好兴奋!千万颗跳动的心,只绣五个字,一一回家大团圆。

岁月葱茏过我,时光折磨过我,步履印证过我。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苦年代,那么,那时的年则是一朵“苦菜花”。

## 万千感慨说过年

陈华胜

每当年的脚步越近,父母的心就越愁。那时的年,只能说是时间上的刻度尺,岁月的轮子把年碾得泥泞粉碎。腊月廿四、五,父母就为过年犯愁,袋里无钱,缸中无米,生活苦得胜黄连,孩子们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,只能用企盼的眼神寻找童心愉悦和幸福。一天到晚,穿着薄衣单裤在呼啸的北风中颤抖。看着小孩们这般可怜,大人们只能仰天长啸,俯首短叹。年哪!你在哪里?

有一年,北风张开了血盆大口嘶嚎,像要吃人似的。为了过年,零下二度,父亲拖着病腿,用棕片裹上赤脚,到藕

休。可我那大妹妹就没这个口福了,两口子米酒一下肚,脸上红彤彤的,不一会儿就趴在桌子上迷糊了,那一年中唯一的一次四大荤,都没怎么吃到,好不遗憾!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。下一年我们就提醒她:要嘛不喝酒,要么晚喝酒,等好吃的菜吃得差不多啦,再趴下睡也没什么损失了,否则又要吃不到好菜了。

热腾腾的灰碱糕呈三角形、多边形一团一团码在盘子里,上面放一些黑黑的“古巴糖”不管喜欢不喜欢吃,每人都要吃一点,表示今后的生活像爬楼梯一样,一步比一步更高。这又是我的专利了,我最喜欢吃碱糕,不管是咸的还是甜的,我都要吃个饱。圆圆的鸡蛋也是人均一个,表示“团团圆圆”。鱼是不能缺的,图的是“年年有余”,豆腐表示“生活富有”……反正,年夜饭的每样菜都是含有寓意的。晚饭后,大家围坐在火盆旁,开始聊天猜谜语,形式多样,话题广泛。记得我曾经搬出刚学过的谜语让大家猜,一则是:红口袋,绿口袋,有人怕,有人爱。还有一则是:兄弟七八个,围着柱子坐,大家一分手,衣服就撕破……聊哇聊哇,一直到小孩上下眼皮直打架,一个个像鸡啄米一样,才恋恋不舍地上床睡觉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年夜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:香菇、木耳、甲鱼、螃蟹……然日夜企盼甘之如饴的感觉荡然无存了。像今年过年准备买鸭子时,家人竟然提出:平时不是常吃吗?初二就要喝喜酒,搞得那么复杂,到时剩菜吃不完,多难受啊!还是简单一点吧!这也许是应了那句“锦上添花固然美,雪中送炭更可贵”吧。

过年(包含春节)的形式也不同了,从初始的讲故事、猜谜语、朗诵,到后来独唱、歌舞、双簧,后延伸到几家人合在一起,放在大姐家,以家庭为单位出节目,哑剧、时装秀、小合唱……五花八门。正所谓: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我儿子的一段太

田挖藕(那时全地方也没有雨鞋),手冻成了姜,刺骨的泥宛如尖刀直刺父亲的伤口,脚由红变紫,由紫变黑,最后麻木失去知觉,这是一种难以言状钻心的“痛”。父亲忍着痛,挖了几天藕,放墟上卖,变了钱,还了债,剩下的钱买回半斤肉,半斤鱼,一丁点儿炸豆腐,算是年货了。这“年货”要招待一正月的客。一碗炸豆腐,从大年三十夜,一直要端到正月十五。但凡家里来了客,我们兄弟姐妹的眼光就会无数次游走在那一年到头难见的肉碗上,尽管我们喉咙翻筋斗,垂涎口边溢,客人在场,母亲碍于面子,不好劝阻

空独舞,惊呆全场,我女儿和我外甥女的时装秀,外甥的“快迟到了”哑剧……引得大家捧腹大笑,五妹家的全家合唱,音律和谐,铿锵动听!最后的冠军金牌还是让我五妹一家摘去,他们抱走了一个万响鞭炮回家。我模仿主持,拿个话筒(刚开始是用本子卷一个筒,后来有麦克风了),对他们来了个专访:请问你们为什么唱得这么好?不错词也不跑调,而且全家唱得那么协调。我妹说:为了记熟歌词,我烧饭唱、走路唱,甚至蹲在厕所里也在唱……哈哈!妹妹话音一落,大家笑得人仰马翻。

光阴荏苒,时光不再!从十多岁记事起,足足过了50多个年。虽每年的年景迥异,但正如人们常说的“血浓于水”。亲人们的年年相聚,相融、相庆,相悦的浓浓情谊不但没有变味,而且不断升温,越结越紧……



很深,母亲哼起一首令人凄楚的曲,“上街头,下街头,年年都没有,歪咯歪斯唷,年年都没有哎唷。到你门头讨碗饭,真呀么真困难哎唷,歪格歪斯唷,真呀么真困难哎唷……”母亲这苦水般曲,哼着哼着,我们便进入了梦乡。母亲噙着泪花偷偷地又将我们带着体温的压岁钱摸了回去。这一特定的动作,是任何人都不愿做的,但母亲违心地做了。因为盐罐无盐,一口朝天,打汤糊菜,总不能没盐,我们兄弟姐妹加起来的一角一分钱,在当时是半个月的盐钱啊。生活的逼迫,岁月的悲感总是揪痛我们的心。

六十年代的年,仍然是没有诗和远方。而是一地寒冷的霜。

七十年代的年,是一种望穿双眼的守望。

八十年代初期,年是一个福。

今年的除夕已蹶足跟前,一群群打工仔,抱金而归,领带西装皮克,皮鞋铮铮发亮,袖红添香,青春四射;一批批打工妹秀发飘飘,嘴抹口红,指涂胭脂,或金丝卷发,芳华惹人,或高跟步履,走路如踏雪地,咔嚓咔嚓地,那情那景,勾得帅哥顿足呆望,触电的感觉。眼睛看花了,一不小心,荷尔蒙洒了一地。

我隔壁的贫困户张叔,也一身阳光气息,衣裤整洁,嘴里哼着“共产党好……”头发梳得八面光,在晚霞的反射下,熠熠生辉。他说,现在的扶贫干部真好,送粮送油又送钱,还送职业技术,生财门道,外加柚树苗,小羊崽……